

建構自我的地景

讀《復返阿里山》

圖／林業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
 文／黃瀚嶠（生態藝術工作者）
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

曾經，航照圖是專屬國家的技術，高空視角觀看的背後，往往有著控制、萃取與抹消的巨大意志。然而當檔案權限逐漸公開，具備專業能力的個人，就有可能重新定位鏡頭下的時空，帶著當代的詮釋，以知識為槓桿，反轉過往統治者的凝視。



■ 《復返阿里山：一場跨時空的立體飛覽，一段失落鐵路的現地追尋》書籍封面。（蔚藍文化提供）

黃同弘的航照飛覽

自 2018 年出版的《反轉戰爭之眼》開始，作家黃同弘以地理研究者的身份，精選臺灣各類航照影像，搭配上細膩的文字註腳，創造出飽含知識性與文學性的敘事。隨著其圖文引領，我們持續飛覽了《不可見的台灣》（2018 年），與《地景的刺點》（2021 年）兩本航照攝影圖文集。前者展示了早年農林航空測量所（今航測及遙測分署）帶著超現實色彩的紅外光底片；後者則回顧 1972 年前委由空軍拍攝，充滿判識痕跡的黑白遙測影像。就在《地景的刺點》一書封面，我們看到一張有著如珊瑚礁放射狀紋路的山林空照，那便是鹿屈山一帶早年的林業紋理，彷彿預告了隨後《復返阿里山》的出版。



鹿屈山集材紋理：這張照片串連著《地景的刺點》與《復返阿里山》，也是作者與鹿屈山考察隊探索的起點。鹿屈之名，應來自北鄒族 Luhtu 社群（常譯為魯富都社、鹿都社或鹿株社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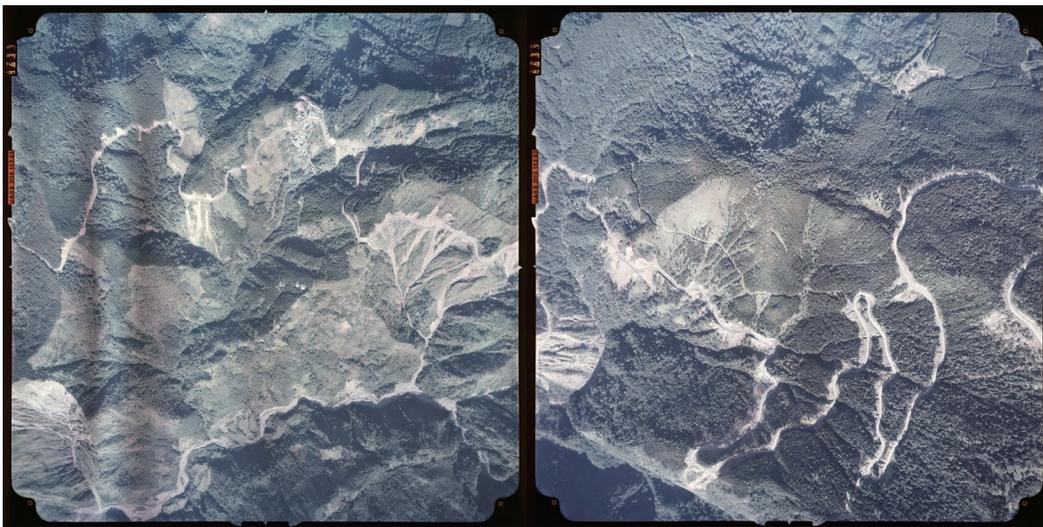
在《復返阿里山》一書中，集結了前幾本不同時期風格的航照，但特別聚焦於阿里山周邊區域，或可視為本系列中地方專論的初步嘗試，而此書也特別重視現地踏查，作者隨鹿屈

山考察隊四度入山，補上了阿里山林鐵最北端的一片拼圖，可說是本書重要的學術成果。

物件意義的大尺度錨定

在《復返阿里山》第 238 頁，那幀名為「阿里山公路」的航照中，臺 18 線剛開始通車，衝擊了原本鐵路串連的觀光產業。隨著照片細節，逐漸想起記憶中閃過的風景：杉林，竹林，製茶廠，櫻花……那些零碎印象，或許都是個體生命與大環境錯身而過的小小火花，但當時總不自知。隨著閱讀本書，一再復返，許多破碎的記憶逐步串連成為整體。

想起在嘉義梅山，一位茶農、筍農兼咖啡農，指著遠方仍可辨識的崩塌地，說對面就是草嶺，921 大地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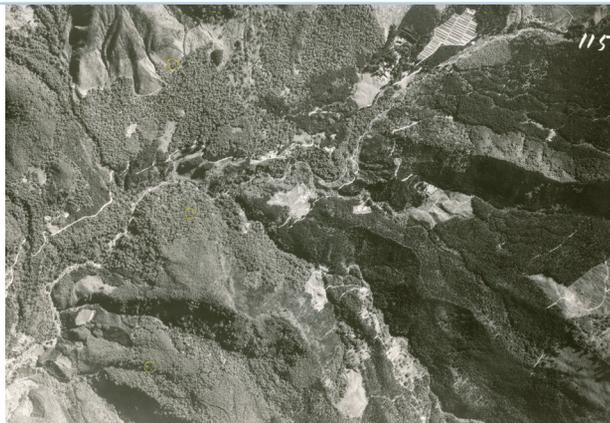


阿里山公路：臺灣山間的公路往往是林業採伐的遺跡，但阿里山公路卻與伐林的歷史錯位，公路的曲折形狀反應了地形的多變。而公路本身，即是人類與邊坡地質展開的永久的對話。

時，山從雲林「走」來嘉義，某座房子從溪谷的彼岸來到此岸。更東邊的太和村，莫拉克風災後，留下一座傾斜的大廟遺蹟。

還有，雲嘉一代如夢般拼貼的山間產業，早年造林的杉林與竹林，逐漸開闢為茶園或檳榔園，又一塊塊轉作咖啡；製茶廠的筊笠，如今盛滿帶著果皮的日曬豆；而咖啡園上空，仍以檳榔樹作為遮蔭。農地旁的保安林，仍是殼斗科與樟科為主的原生植被，依稀就是老地名「科子林」所指的形相；附近另一地名「幼葉林」，指的則是我在中央山脈南段才見過的樹種，形似樟葉的菲律賓楠。

原來這都環繞著阿里山。當零碎印象接通了大尺度的視野，就彷彿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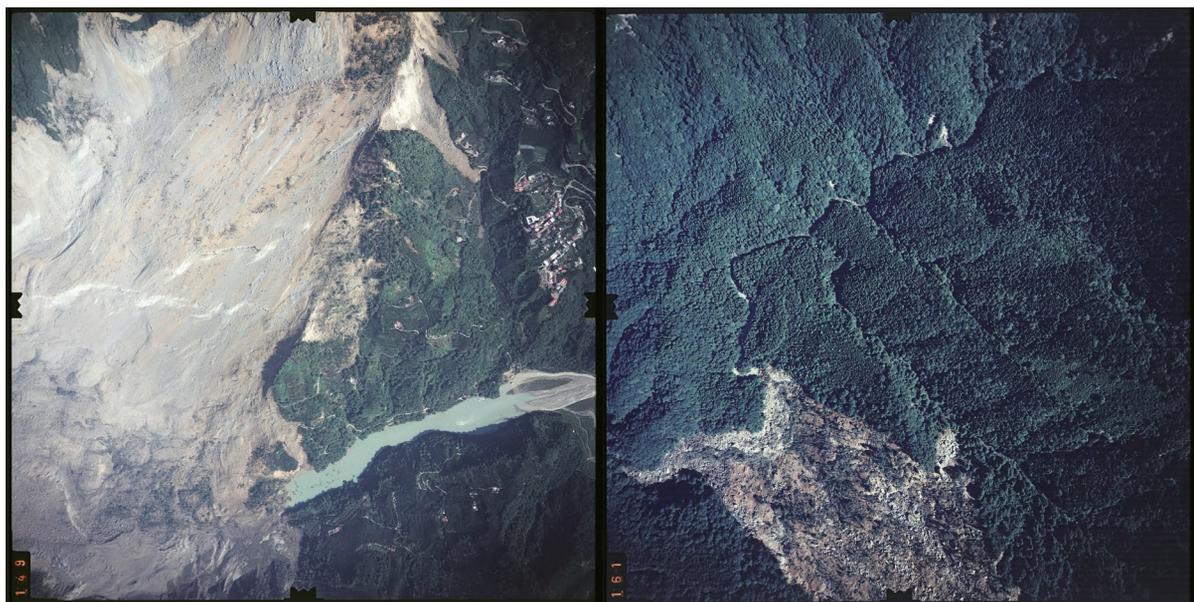
溪頭柳杉：目前由臺大實驗林繼承的東京帝國大學（今東京大學）演習林。畫面右上的整齊苗圃始終是地標。畫面中深色的柳杉造林以及淺色的竹林地，至今仍是周邊從景色到產業的主要構成。

以進行某種意義的召喚與錨定，航照圖在眼前凝為焦點，成為概念。

某夜在信義鄉東埔社區，一位布農族大哥指著對面燈火通明的溫泉飯店說：「對面是觀光的東埔，這裡是真的東埔。」



布農東埔社：由美軍第五航空隊拍攝的和社至東埔一帶。右下角的梯田與聚落，即是文中提及的東埔社區範圍。左側有東京帝國大學（今東京大學）演習林的伐木痕跡，現為臺大實驗林的和社林場。



■ (左)新草嶺潭：此珍貴影像是 921 大地震數日後所攝，如今已消失的新草嶺潭，才剛形成。由畫面上方崩落的土石抵達了下方的嘉義縣範圍，阻斷了右側的清水溪，此照片也是周遭居民一再提起的「飛山」故事的驚人見證；(右)水漾森林：水漾森林的圖像，自我大學時期就不斷見周遭友人前往現地拍攝。但在 921 大地震剛結束兩日後的此張影像，即尚未水漫杉林的崩場地樣貌，卻是首次得見。書中將此放於「新草嶺潭」標題之下，別具深意。或許阿里山區的這些堰塞湖，在不同情境之下，都隱含著類似的地質身世。

「東埔」一詞源於鄒族的「tompu」，意為「斧頭」。鄒族遷往阿里山後，製斧之地成為布農郡社群的獵場。再後來，土地逐漸落入漢人之手，成為溫泉觀光區，族人們只好在如今的社區重建部落。這些口述，在《復返阿里山》第 42 頁響起。

建構中的阿里山概念

臺大森林系畢業十多年，仍記得溪頭鳳凰山稜線上，那棵稀有的阿里山冬青。因冬青的名字，我很早就把溪頭定位在阿里山山脈。但在本書閱讀中，我才意識到自身的學術養成，在空間歷史上，竟也是阿里山的某種延伸。

最終，阿里山到底是什麼？也許其意義本就持續變化著。

日治的「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」，如今的「阿里山國家風景區」或「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」或許是幾個答案。但當我們親自涉足群山，又會想起地質學中，自濁水溪至燕巢，地質複雜的阿里山山脈。而那些印在咖啡袋與茶罐上的標籤，遊客的觀光印象，又或者，另一群人，沿早年林鐵逐站延伸，建構出的社區生活感……那都是不同的阿里山。

顯然，《復返阿里山》並不輕易給出答案，但在航照飛覽之間，不斷復返的個人記憶，必然啟動想像與連結，終使我們重新理解自身生命軌跡，建構出屬於自己的阿里山。🌄